

那些胡乱指认的女人们
她们都应该下地狱

SERIAL

剥皮者

(美) 约翰·卢兹 著 John Lutz

秦寅 汪淑娴 朱时姗 译 王秋海 审校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作家约翰·卢兹最新惊悚小说震撼上市
[] 奖、金迪林格手枪奖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TPRESS

SERIAL

剥皮者

(美) 约翰·卢兹 著 *John Lutz*
袁寅 汪淑娴 朱时姍 译 王秋海 审校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剥皮者 / (美) 卢兹著 ; 秦寅, 汪淑娴, 朱时姍译.
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2.5
书名原文: Serial
ISBN 978-7-5108-1429-7

I. ①剥… II. ①卢… ②秦… ③汪… ④朱… III.
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6884号

SERIAL

AUTHOR: JOHN LUTZ

Copyright © 2011 BY JOHN LUTZ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JIU ZHOU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: 图字 01-2012-2243

剥皮者

作 者	(美) 约翰·卢兹 著 秦寅 汪淑娴 朱时姍 译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徐尚定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3
字 数	354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1429-7
定 价	30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约翰·卢兹致中国读者的信

每位作者都想拥有广泛的读者。感谢九州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，将我的作品呈献给全世界最庞大的读者群。同时，感谢我的译者，尽其所能，精益求精，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中文。

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的中文读者带来极大的愉悦，让他们看一看美国的文化，尤其是纽约市的市井百态。能给全世界的读者带来乐趣和知识，是我莫大的快乐。我希望，亲爱的读者，这也是您的快乐。

约翰·卢兹

2011年3月11日

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

各大媒体对约翰·卢兹的盛誉

“引人入胜，悬念丛生，而且我敢说，简直毛骨悚然。卢兹知道怎样让你发抖。”

——哈兰·科本

“阅读这个故事，如同坐过山车，心脏咚咚直跳；故事跌宕起伏，摄人心魄；书中人物形象复杂、饱满，栩栩如生。”

——杰夫里·迪弗

“引人入胜的颠覆结局……情节曲折，令人毛骨悚然的侦探小说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（重点书评）

“卢兹技巧高超，这本厚厚的惊悚小说同样将令你爱不释手。”

——《圣路易斯信使报》

“超级悬念……这本书会让你中途停下来，去检查所有的门窗是否锁牢。”

——《韵事》

“精彩……一本恐怖至极、悬念环生的读物。”

——《书单》

“悬念贯穿始终……是在沙滩休憩时的理想读物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“太棒了！卢兹的书用悬念牵着我，从封面一直读到封底。”

——《中西部书评》

“紧张、紧凑，情节生动、扣人心弦，一部上乘之作。”

——《书页》

“一场曲折的猫鼠游戏……一部情节紧凑的犯罪惊悚小说……卢兹技巧娴熟，生动逼真地将各色死于射手枪下的被害人呈现在读者眼前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“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是约翰·卢兹的书迷。”

——T.杰弗逊·帕克

“约翰·卢兹是一位卓越的天才。”

——约翰·莱斯科拉特

“引人入胜……生动逼真的心理惊悚小说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“约翰·卢兹是劳伦斯·桑德斯再生。”

——埃德·戈尔曼

“想阅读惊悚恐怖、节奏紧凑的故事，读卢兹吧！”

——《圣安东尼奥新闻》

“卢兹是最杰出的作家之一。”

——《圣迭戈联合报》

“卢兹正在迅速耗尽批评家们的溢美之辞。”

——《圣路易斯信使报》

“几个非常可爱的主角，错综复杂的情节，一个惊悚故事……卢兹总是给我们最好的作品，从无例外。”

——《书单》

献给

芭芭拉

和所有其他故事一样

谋杀即将开始



第一部

我愿重生，如果可以
我要亲吻雨滴的纤指，
让每一丝倾斜的光辉
入我眼帘，让我沉醉……

——摘自埃德娜·圣文森特·米莱，《重生》

我猛然听到一声哀叫！
陷阱里有一只兔子……

——摘自詹姆斯·斯蒂芬斯，《陷阱》



米莉·格拉芙感到脚很酸。她在明格斯餐馆打工。这是一家新开的颇受顾客青睐的饭馆，位于西 45 大街上，离时代广场不远。米莉已经五个多小时没有坐下来过。下班后她还要再走上三个街区，然后走下一个长长的水泥台阶，下到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台上。在人头攒动的地铁里，说不定还会有人不小心踩她的脚。

米莉对自己的工作不太计较，花在明格斯的时间也觉得值得，因为她的收入还算不错，不久就能让她从狭小的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里搬走，搬到一个更大的房子里，说不定可以迁到上西区。她工作稳定，仍旧有机会让她在外百老汇唱诗班里谋到一个唱歌的差事。

舞蹈是米莉的首要爱好，她来纽约市正是为了舞蹈，她的家人都住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里。舞蹈是她全部的梦想。

她的体重一直保持得很标准，整个儿一个跳舞的身材：腰身很细，小乳房，腿部肌肉健美，尤其是走路时优雅的外八字吸引着无数男人的眼球。

此刻，她走上她居住的公寓楼的台阶，手里拿着一个回来的路上在一家食品店里买的外卖盒饭。一个中年男子从她身边擦过，朝她上下地打量了一番，嘴角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。

等你头上再多长出点毛来再说吧。米莉心想。可这一想法刚一出现她又后悔了。她用肩膀顶开了通往公寓大厅的门。

在电梯里和她住的那层楼道里她都没有遇见任何人。她停下脚步从包里掏钥匙，同时感到格外的疲惫。连续笑上七个小时，足可以把一个人拖垮。

她将钥匙插进锁孔，拧动褪了色的铜质门把手，然后走进房间。

她突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劲，但还没等她缓过神来，一直在门

4 ■ 剥皮者

后等待她的一个男子就立在了她面前，仿佛他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一样。

米莉惊讶地张开了嘴，盛着鸡翅和米饭的饭盒掉到地毯上，顿时一片狼藉。

此人与米莉的距离如此之近，但他的脸却模糊不清，米莉看不清他的五官。她本以为他只穿了件无袖衬衫，但立刻又意识到他根本就是一丝不挂。她可以闻到那男人身上的汗味，感觉到他身上的体温。从她看他的角度，她觉得他身高有六英尺左右。

他笑了一下，这使本来就吓得魂不附体的米莉感到嗓子发紧，连呼吸都困难起来。

“你认识我。”他说。

但她当然不认识他，根本不认识。

“我有个礼物给你。”他对她说。她僵直地站着，他却将一样东西——一条项链——戴到了她的脖子上，其小心翼翼的程度似乎连她的发型都不想破坏。

她的余光突然看到他的右手快速地一晃。映入她眼帘的是一道银闪闪的光亮。刀刃！一把极特别的尖刀。

她眼神中的困惑引起了她极大的兴奋。对于所发生的一切，她依然懵懂得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

刀刃最初的感觉是冰冷，然后所有的感觉都被疼痛所淹没。

此刻他站立着，支撑着她的身体，她的一段肠子流到了他的左手上，像是一条暖暖的蛇。

他觉得这太神奇了，不可思议！米莉·格拉笑脸上的表情也明显地表示出她也觉得这不可思议。她睁大着眼睛，透露出惊讶。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勃起。

虽然她伤势很重，但他知道她还没有死。他轻轻把她放到地上，背朝下，以便让她少流血。他将她的头部靠在沙发上，这样等会儿他使用氨气让她恢复知觉时，她就能低头看到他对她所做的一切。

她将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头而已。

2

“你为什么邀请神经正常的人来看这个？”奎因问。

可他自己对问题早已有了答案。

这种特别血腥的犯罪现场，纽约警察局局长哈利·伦兹一般是不会露面的，除非他认为案件对他至关重要。伦兹站得比较远，离不大的客厅里的乱哄哄的场面有点距离。室内的空气刺鼻难闻，充斥着血腥的气味。

奎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警察局局长了，觉得他体重又增加了。风格保守的蓝色制服紧紧绷在他身上，虽然定制的费用不菲，但效果已荡然无存。他下巴上的粉色赘肉已经坠到了他白色的丝质衬衫领子上。他的相貌越来越能反映出他的个性——一个肥头大耳、腐败的政客，其肥硕的五官与一只沙皮狗的肥脸无甚区别。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头贪婪的野兽，而其实他就是如此。

“看看她！”他说，泛红的眼圈形成了一个肥硕的充满同情的三角形。“天哪！看看她你就知道了！”

他的要求并不难实现。那个女人躺在沾满血污的地毯上，胳膊和两条腿都伸展着，似乎下定决心放弃抵抗，无视杀手对她所做的一切，以便让恐惧快些结束。奎因知道她的死是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。她胳膊肘的肌腱和两个膝盖后面的肌腱仿佛已被割断了，所以她无法走动，只能扑腾着移动。而且她的肚子被某种型号的刀子开了膛。她身上显露出圆形的烧痕，说明凶手用烟头烫过她的肉体；尸体上还悬挂着一片一片的肉，明显是被刀子割的，之后凶手又用钳子将肉从身体和骨头上撕了下来。

奎因认定凶手在宰割方面是个生手，而且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。

他的主要目的是折磨，他用烟头烧她并将她的皮肉拉下来，除了给她造成痛苦之外没其他的目的。

他给她施刑的时候她肯定还活着。

女人的嘴里塞着一团粉红色沾满血迹的东西，好像是她的内裤。内裤上的松紧带缠绕在她的脖子上，在她下巴处打了一个很紧的死结。

奎因朝伦兹看了一眼。

“尼夫特说折磨她的时候她还活着，而且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”伦兹说，“凶手先割开了她的肚子。”他的嗓音有点不同寻常的哽咽。

这时奎因才注意到了身材短小的法医朱利叶斯·尼夫特。此人令人讨厌，说起话来喋喋不休。他正站在墙角，和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说话。一位身着连衣裤工作服、戴着手套的技术人员正蹲在门口搜集证据。每个人似乎都尽可能地与伦兹拉开一定的距离。

“这就是血流得这么多的原因，”尼夫特说，“她肚子上的刀伤太可怕了，但被害者没有马上死去。无论她当时的状况如何，凶手一直在想方设法让她的心脏继续跳动。她头部周围有淡淡的氨气的味道，他可能把氨气当嗅盐使用，每当她失去知觉的时候，他就用氨气让她清醒过来，以便她能感受到一切。”

奎因听到轻微的倒吸凉气的声音，他意识到那是他自己发出来的。与这个死去的遭受了无尽痛苦的女人在一起，就像是置身于一个埋葬着圣人的地下墓穴。他倏然间明白了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一个比喻。死者的发白的右手里竟然紧紧握着一个银制的S字母项链坠，细细的链子绕在她脖子上。奎因弯下腰仔细查看那条颇似念珠的项链，脚底尽量避开已经发黑的血迹。

“是那种你在时代广场的纪念品店里就能买到的小玩意儿。”伦兹说。

“可能就是在那儿买的，”奎因说，“后面刻着‘纽约’两字，虽然字很小。”

“我看到了。”伦兹含糊其辞地说。

奎因直起腰来，朝客厅环顾了一下。整个房间装饰的很有品位，

家具基本都是柳条制的，一面墙上挂着一个尺寸很大的柳条面具。对面墙上是一幅镶着金边的画：法国画家德加的《芭蕾舞女》。屋里的摆设既不昂贵，也不便宜。整个公寓非常窄小。当然东格林威治的这片街区也不是很富有的人的居住地。

奎因纳闷伦兹为何特别看重这个案子。显然案件没有涉及大量的钱财。女主人看上去生活得不错，但只是小康而已。或许案子涉及了政治。死者是某个重要人物的秘密情人也未可知。也不是。如果是那样，伦兹肯定会利用它作为他获利的砝码。但他似乎对死者表示出了同情。应该不是因为此案的残酷和血腥，因为他在做警察的生涯里早已见惯了血腥场面。

尼夫特说：“从她现在的样子上你们看不出来……”

当心！奎因想。他知道尼夫特特别喜欢对死去的女性说出一些猥亵的黄段子。

“可是……她有着体操运动员的身材，尤其是在她这个年龄。”尼夫特说，他不敢惹伦兹生气。

“我带你看看样东西。”伦兹说——他没有理会尼夫特——说罢领着奎因从卧室走进了面积不大的浴室。

浴室里有一个爪式底座的瓷浴缸和一个洗手池，洗手池的上方墙上没有梳妆镜。墙壁上的瓷砖是灰蓝相间色。地板上和浴缸里胡乱扔着白色的染着鲜血的毛巾。浴缸和洗手池上都有红色的血迹，形成一个个图案，像是一个疯子的信手涂鸦。

“这个畜生杀了她后在这里洗的手，”伦兹说，“但还不只这些。”他指了指药品箱上的镜子。有人在上面用血迹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名字：飞利浦·沃金，应该是凶手的字迹。

“是凶手？”奎因问。

“可能是。这个兔崽子竟敢挑战我们，看能不能抓住他。这种人以前有过。留字的意思是他们就在那里。”

“好像我们不知道似的。”

奎因走到镜子前面，探身仔细查看上面血迹斑斑的字。“我觉得他

跟以前的那些人不一样，他非常谨慎。他是用一根手指蘸着血写的，而且很可能戴着橡皮手套。”他往后退了两步，“此案也可能是激情凶杀。大概死者与飞利浦·沃金有什么过节，于是引起了严重的后果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”伦兹说，“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一定要找出答案。”

奎因看到伦兹下巴的赘肉虽然松软，还是抖动了一下。没错，看来这桩案子对他非常重要。可能出于某种原因，他用尽手段攫来的局长一职与此案的成败有关。

他们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浴室，又回到起居室。技术人员仍旧忙着，充分利用伦兹和奎因腾出来的空间。尼夫特一条腿跪在地上收拾他的黑色手提包。他已经结束了在现场的简单验尸，要等到尸体运到停尸房后再进一步验尸。

尸体本身并未因周遭的变化而有丝毫的改变。她淡蓝色的眼睛依旧因恐惧而大睁着，死死盯着某处遥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他们所有人早晚也能看到。奎因感到脊梁骨骤然生出一股凉意。几个小时前，这个浑身是血、被遗弃在地毯上的人还活蹦乱跳地充满了活力，而且可能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。

“你估计她有多大？”奎因问尼夫特。

答话的是伦兹。“23岁。而且不是估计数字。”

“你已经知道她是谁了？”奎因问。

“没错！”伦兹说。

他朝着尸体弯下腰，轻轻将尸体从地毯上往侧面抬了抬，好让奎因能看到她的背部。

她的两个肩膀和胳膊的后部满是烧伤的疤痕。奎因的右肩膀和胳膊的上部也有相同的伤疤。

“伤疤并不是凶手造成的。”伦兹边说边松手让尸体恢复到原处。

奎因又看了看死者的相貌，想象着她生前的样子。

奎因立刻感到自己的脸色变得苍白，然后全身开始发抖。他想控制抖动，但无济于事。

“她是米莉·格拉芙。”伦兹说。



米莉·格拉芙的尸体被运走后，奎因和伦兹穿行在夏季的毛毛雨中，走了几个街区，来到一家营业到很晚的餐馆。餐馆里没有其他的顾客。他俩选了离大门最远的一张桌子坐下。给他们俩送上咖啡的老头这会儿又回到了靠门很近的柜台后面。他弯着腰，好像脊椎骨直不起来，他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老花镜正在看报纸。

伦兹看上去特别痛苦，丝毫不愿意承担传递坏信息的角色。奎因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突然有点可怜他。他俩虽然对对方的能力相互尊重，却谈不上是真正的朋友。伦兹是个厚颜无耻的马屁精，野心勃勃，没有丝毫的同情心，对歪门邪道也毫不忌讳。他目前的职位是踩着无数人的头爬上来的，而且仍旧不满足，将来也不会满足。奎因觉得伦兹是个精神变态狂，他为了达到他所追求的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而伦兹则认为奎因是个很不切实际的人。

“我已经十五年没有见到米莉了。”奎因说。

“她疗好了伤，长大成人，成了一名舞者，”伦兹说，“她攒了一些钱，离开了新泽西，在纽约安了家。她的打算是进入戏剧圈。”他啜了口咖啡，脸上的表情仿佛他喝下的是一口毒药。“我是从她的邻居那儿知道这些的。她在剧院区工作，但是在餐馆里端盘子打工。”他耸了耸肩，“演艺圈！”

“她来纽约多久了？”奎因问。

“五个月了。”

奎因的目光看向窗外，回想起了他第一次见到米莉的情景。当时她戴着金属牙箍，嘴巴张得大大的拼命地呼喊，同时用身体使劲地撞击着一辆燃烧着的小轿车的车窗。

奎因当时刚下班，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沿着第十大道行驶，突然看